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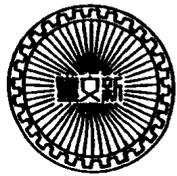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一九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五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頤志齋文鈔一卷·····	清	丁晏撰	雪堂	一
落帆樓文集二十四卷補遺一卷·····	清	沈垚撰	吳興	二七
落帆樓文遺稿二卷·····	清	沈垚撰	聚學軒	三五七
瞻衮堂文集十卷·····	清	袁鈞撰	四明	三八五
三長物齋文略六卷·····	清	黃本驥撰	三長物齋	五二五
嶸山甜雪十二卷·····	清	黃本驥撰	三長物齋	五八五
蛻石文鈔一卷·····	清	蔡壽昌撰	吳興	六九九
十經齋文二集一卷·····	清	沈濤撰	十經齋	七二五
雲在文稿一卷·····	清	楊紹文撰	受經堂	七四七
玉鉤斜哀隋宮人文一卷·····	清	姚燮撰	香豔	七六五
勘書集未定稿一卷·····	清	溫日鑑撰	適園	七六九

頤志齋文鈔

頤志齋文鈔目錄

關忠節公傳

孫君傳

朱琦陳慶鏞合傳

吳匪木傳

蘇徵君傳

清河汪先生傳

明經胡君傳

薛子韻傳

周先生傳

潘君傳

汪小城傳

孝子夏志浩孝婦夏韓氏夏陳氏合傳

記唐孝子事

戴孝婦傳

僧慧朗傳

義僕孫立傳

凌太孺人傳

山陽丁儉卿舍人頤志齋集編定而未梓行前年冬得寫本於丁氏後人其說經之文多非精詣酬應之作亦可不

頤目

目錄

存爰鈔其所撰傳記得十七篇非傳其文傳其文中之人也所為詩亦選刻感舊詩一卷以其畧存當時事實亦猶刊文鈔之旨云爾宣統乙卯六月上虞羅振玉記

頤目

山陽丁晏儉卿

誥授振威將軍廣東全省水師提督關忠節公傳

關天培字仲因號滋圃江蘇淮安府山陽縣人曾祖宏睿祖恕父自明皆以公貴賄振威將軍廣東水師提督公由行伍於嘉慶癸亥學使取入武庠生歷陞淮安右營把總壬申授揚州營中軍守備癸酉訪獲私鑄犯人王國英等十八名甲戌督率汛弁拿獲梟匪張萬聚等乙亥擊獲逆案內匪犯嚴加烈二十五名丁丑軍政制府保題年壯技優曉暢營務引 見准其卓異回任候陞己卯七月呈改外營水師具題部准庚辰調補水師奇營守備道光元年辛巳檄署鎮標右營都司壬午奏陞蘇松鎮標左營遊擊癸未陞川沙營水師參將乙酉十月蘇撫陶文毅公籌辦海運廉知公有才能檄委督押頭起海運米船赴京丙戌二月十三日督海船一千二百五十四隻運漕米一百二十四萬一千餘石行大洋五千數百里遇驚風駭浪漂入高麗境三百餘艘有大鳥立桅上導行挽入津淀安抵歸倉奉

頤文

旨陞江蘇太湖營副將十月奉 上諭關天培督押海運

妥協迅速着加恩交部從優議敘嗣奉部議給隨帶加三級丁亥陞授江南蘇松鎮總兵癸巳奉 旨來京 陛見 召

見五次溫語慰勞交軍機處記名仍回本任甲午九月廣督盧

坤等馳奏英吉利國律勞卑來粵貿易兵船不遵法度闖入河 上以提督李增階疎防夷船不能擊退先行革職旋奉

特旨廣東水師提督着關天培補授公具謝摺奉 硃批

廣東風氣浮而不實加以歷任廢弛水師尤甚朕看汝頗知向上有幹濟之才是以特加擢用務要激發天良公勤奮勉實力操防秉公去私一洗從前惡習海疆務期靜謐益加勉毋忽公莅粵東先令妻子奉母歸里隻身挈家丁三人抵任至則親歷重洋徧觀隄塞虎門最險要以沙角大角兩炮台為第一重門戶南山鎮遠橫檔三炮台為第二重門戶大虎炮台為第三重門戶併將南山炮台改建寬大如橫檔月台之式務令形勢

頤文

聯屬炮火得力查夷船闖入內洋甚畏炮擊是以候南風潮漲風水皆順飛駛而過夷船本極堅厚兩旁又支掛攔終難堵截公於南山鎮遠適中山根安釘大椿有礁口一處俗名飯籬排正中石峯修整成椿添製粗大鐵鍊三百二十丈勻作八條成造兩端做就接扣以便聯合另用四五丈長大木札成圓扁木排十八所於鐵鍊接扣處逐段網實以資擊托而免下墜再於木排左右結就纜扣收繫兩邊鋪本鐵鍊兩端預網於椿從中分為二如開合門戶之式其鎮遠橫檔兩台前此石牆石地一經炮子飛打以堅擊擊石碎傷人公改用三合土築成炮洞如內外八字式以土易石柔能寇剛至炮下墊石本係粗石高低

不平大砲難以運動亦改用墊土土面又加細沙挪移滑溜四人即可捲回再於鎮遠橫檔之北照前加鐵鍊木排一道重關阻截夷船設有闖入欲進則爲排鍊所阻欲退則風水不容而三台大砲連環轟擊縱使闖斷一層已傷其半第二層排鍊豈能飛越此制勝之計也復於蘆灣山脚就山取石另建炮台參差對峙量水淺處安釘梅花大椿斷不能揚帆直過不獨夷至此轉枕欠靈卽快蟹私船亦難迅駛至蕉門南向炮台相聯小山石金洲山山脚下椿五道使船隻過此曲折而行則炮火愈見得力又添鑄大炮八千斤六千斤以下者數百尊勻配各台以資猛烈其區畫周詳制防嚴密具詳公自著籌海初集四卷

頤文

三

方略可考見也已而禁煙事起公與制府林公截回躉船二十二隻起獲煙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縱火焚之夷人大失其利海洋商民之牟利者煽誘爲奸日生邊釁已亥十一月奉

旨此次攻擊夷船關天培奮勇直前身先士卒可嘉之至着賞給法福靈阿巴圖魯名號仍交部從優議敘庚子年英夷佔奪沙角炮台攻破大角砲台弁兵傷亡自是夷氛大熾辛丑年夷兵攻陷大角沙角二台又進攻威遠靖遠諸台大吏一意主撫盡行撤防併木排鐵鍊皆毀棄之公詣制府慟哭請益兵不許守台僅贏兵二百公自度衆寡不敵且藩籬既徹孤力無援乃決爲死計畫夜駐砲台督戰創痕徧體血濡衣襟會事急公顧

其僕孫立使去僕裴回不忍決公以刃逐之曰吾上不能報

天恩下不能養老母死有餘恨汝歸告吾妻子但能孝事吾親

吾目瞑矣僕遂奔至山半回首視公已爲飛炮所中隕絕於地

時辛丑二月初六日僕以印送撫軍復返至砲台求得公尸負

以歸辨髮已割左腕刀傷身受炮火焦爛無完膚同官賻金以

殮事聞 天子震悼奉 上諭廣東虎門失守提督關天

培陣亡着加恩照例賜卹除賞給銀兩准予世職外着該督撫

查明伊子孫幾人均於服闋後送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該員

統領士卒爲國捐軀均堪憫惻着該督撫卽在遇害地方建立

專祠以慰忠魂該提督靈柩回籍飭知沿途地方官妥爲護送

頤文

四

是年閏三月 賜諡忠節入祀昭忠祠命翰林院撰墓碑祭

文給傳歸喪先是軍務孔亟公與制府議不合誓以死報乃緘

一篋寄准戒家人勿啓及公薨後啓之則墮齒數枚舊衣數襲

而已蓋公懷敵愾之忠有死無二故寄齒與衣以絕生還之望

及其臨終拳拳以君親爲念公之至性過人從容就義其平日

之所守可知矣公性好書史能爲文章奏公移必手自削稿嘗

曰吾不能習詞賦封章啓事有用於時此吾之學文也公生於

乾隆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卒於道光二十一年年六十有二長

子奎龍仕至吳淞參將先卒次子從龍襲騎都尉職安徽徽州

府同知長孫佛保 恩賞營千總早卒次孫祖保福保仙保尙

幼

論曰史所以傳信也鄉曲私書傳聞失實不足取信士大夫確有見聞又復多所隱匿不能據事直書傳示來茲烏睹所謂徵信者乎余撰關忠節公傳不敢溢一詞惟以裕靖節公林文忠公之言爲信重其人故信其言也辛丑六月二十一日裕公奏摺云故員關天培征調不能自主無可如何以身殉難壬寅正月十七日裕公札咨有各省有云前此粵東端於議撫於夷船轟擊之案方咎責我兵先開炮又令副將備文認錯以該夷求撫爲可恃以我兵嚴堵爲非計詎知奸夷乘其弛防懈備之時突然攻擊以至弁兵傷亡炮台被搶是年二月二十七日裕公

頤文

五

札咨又云前兩年廣東防守嚴密夷人技無所施遂來竊據定海而其居心終不能忘情於廣東該夷逞其奸狡赴天津直督遞呈乞撫并有中堂若赴廣東即可永遠和好之語一時墮其奸計署廣督即將防水勇盡行撤退甚至責備副將不應在炮台施放號炮驚動逆夷致令生氣逆夷日縱日驕防守各官再四告求添兵僅止密派二三百名乘夜偷渡致大角沙角炮台被佔之事一任提鎮大員痛哭請兵堅不調派雖至要之虎門炮台僅止防兵數百提鎮相向而哭坐以待斃兵民盡以解體裕公此言可謂深切著明所云提鎮大員即謂忠節公也林公譔輓聯云六載固金湯問何人忽壞長城孤注空教躬盡瘁雙

忠同坎壈聞異類亦欽偉節歸魂相送面如生雙忠謂遊擊麥廷章與公同時被害二公所云皆當時之實錄可以傳信矣余與公同鄉又託交契癸未余入都會公升參將入覲同舍居月餘酒酣耳熱縱談常至夜分公自述星家言漢壽亭侯祿命係四戊午吾日時皆戊午星家謂生當揚威死當血食然六十當有大難豈果然乎座客勸其屈六旬即乞休公慨然曰吾以兵丁起家微賤仰荷天子厚恩擢任大員終不忍歸老江湖吾當以死報國矣余韙其言而壯之故公之守台攻陷余決其必死已而果然聽其言而信其人於祿命何與哉

廣西南寧城守營都司浙江殉難孫君傳

頤文

六

君諱汝鵬字某淮安山陽人曾祖志宏祖肇聖皆不仕父廷樑海州營千總汝鵬由行伍洊歷徐州中營守備升廣西南寧城守營都司從軍浙江道光壬寅年鎮海失守汝鵬力戰罵賊夷兵怒而支解之大臣耆英奏聞奉旨孫汝鵬打仗陣亡着照都司例賜卹給與雲騎尉世職襲次完時給與恩騎尉世襲罔替癸卯九月禮部行查孫汝鵬籍貫事蹟交翰林院立傳入祀駐防地方及本籍昭忠祠無子以兄汝鶴子榮華爲嗣襲職論曰余初識君年甫逾冠白晳豐頤儀觀都雅人以爲白面書生也及觀君之從軍奮不顧身見危受命何其偉哉自夷焰鴟張士夫喪氣君與關忠節公効命疆場炳烈一時爲淮人生色

矣

御史朱琦陳慶鏞合傳

道光咸豐之際 上方求言御史臺有敢言之臣直聲振天下得二人焉曰朱琦曰陳慶鏞琦字伯韓廣西臨桂人父鳳森嘉慶辛酉進士授河南濬縣癸酉歲賊陷滑縣深入濬境君守城得全刻有守濬日記長子琦道光辛卯秋舉廣西鄉試第一乙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擢福建道監察御史時戶部庫案初發羅及舊臣子孫琦上疏曰為敬陳管見請 皇上崇本抑末罷黜言利以敦風化事竊惟天下以人心為本而人心易惑者莫如言利一途伏惟 皇上宵旰憂勤愛養元元獨

頤文

七

棄一切不急之務敦崇節儉為天下先意至厚恩至沃也此年軍興以來因經費不給許直省吏民捐輸而有司不識大體務為苛細中外孜孜汲汲競以利進事例之外復開倖門致天下謂 朝廷可以利動爵祿可以賄致人心風俗漸成偷薄為害不細臣聞有天下者非無財賄之患而刑賞政令不公不明之為患請以銀庫一案言之臣愚以為辦理之外其弊有六庫項盜竊至九百餘萬之多既經發覺該管王大臣不即奏請將庫丁等家資查封備抵致令伊等聞風預為寄頓其弊一罰賠之議原為彌補庫項現雖將庫丁等交部追賠兩月來交數無幾奸胥狡辯冀日久俾邀寬典以家產盡絕為詞賠項徒有空名

究歸無著其弊二律載賊盜滿貫者斬今庫丁所犯至重刑部

於此等巨案並不根究漏卮之山及作奸者首從置之重典以

儆貪頑乃僅責令分賠夫 國家所重者法也非財也財雖細

尚可復得法一失人將蕩然不知畏懼復有效尤者以為侵蝕

至累千萬所賠不過十分之一何憚不為徒長倖心無裨國計

其弊三大臣小臣義同一體不宜異罰該管王大臣等以歷年

久遠人數衆多蒙 恩從寬革留庫官及查庫御史不復分

別俱行革職賠項加重寬以待大臣而嚴以督小臣未見允協

其弊四勳舊大臣其子孫當十世宥之昨見吏部查取職名有

已故閣臣文孚朱珪董誥等此皆老臣耆德功足掩過今以庫

頤文

八

案波及後裔分賠執法原不為過但此已故諸臣其子孫大半

貧弱 聖朝寬大罰弗及嗣似宜所在矜恤而大臣不申請

其弊五御史有稽查之責庫項虧短巨萬未能先事舉發罪有

應得惟查庫者人有清濁任有久暫有甫行署理數日而他轉

亦有久於其職持心如冰如陳鴻駱秉章者今皆不分輕重悉

挂吏議人謂貪吏可為廉吏不可為其弊六凡此六者盡人知

之而無一人敢為 皇上言之今 臣忝居言職畏罪循默又

所不忍且 臣所私憂者尚不止此也方今天下東南民力彫耗

逆夷雖云就撫後患未已兼之河決星變災異頻仍正我

皇上側身修行求言納諫之時三三大臣仰承 聖意尚以

財用爲務一切概從節尚煩碎臣聞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計多寡大學於平天下之卒章推言當害之至以爲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孟子一書亦以言利爲亂之始唐陸贄諫德宗以遠利尙廉散小儲而成大儲所言如出一轍可以燭戒歷觀史言未有務財用而不賤削天下之元氣者也未有賤削天下之元氣而不亂者也譬之一家然雖有匱乏苟能安分不致顛覆若其子孫猥瑣不才則大可憂矣天下之勢何以異此臣愚伏冀 皇上以修政事求人才爲急蓋人才者國之寶也人才既得則政事不患不修政事既修財用不患不足方今急務莫切于此若一時權宜之計似利實

頤文

九

害不可不察應請 敕下將臣所陳庫案六弊交王大臣詳議重爲釐定以昭平允罷斥一二言利之臣及阿諛不職者風示天下使天下曉然知 聖天子崇本抑末之意則人心必奮災患可弭天下萬世幸甚此疏痛斥言利遠慮先幾其後畝捐抽釐之議競行於時矣琦在臺諫與陳君雅相善皆肆力經史以問學相切劘陳君名慶鏞字頌南福建晉江人精筆六書尤邃小學道光壬辰進士由部郎授浙江道御史升工科給事中時英人犯順 上命大臣奕山奕經琦善等出師不稱職糜歲帑無算慶鏞上疏劾之山等旋罷斥慶鏞亦鐫秩歸咸豐紀元奉 特旨起用復爲言官仍授掌陝西道御史二年壬

子十一月粵賊披猖岳州失守慶鏞上疏曰爲敬獻芻言仰祈 聖鑒事賊匪滋事三載於茲竄擾楚粵陷府州縣十餘

皇上命將出師屢申 嚴旨雖帑項支絀而軍需浩費已不下二千餘萬任不可謂不專兵不可謂不多餉不可謂不裕統兵大員在事文武豈盡無忠義之心奮激之氣甘心挫衄自取罪尤而警報時聞賊氛未息者有故也民痛既極則民不恤官兵心久乖則兵不愛將民不恤官則團練不足恃也兵不愛將則營伍不足恃也團練營伍兩無可恃雖使有險可扼有城可守其如委而去之何哉爲今之計宜請 皇上降罪己之詔以固人心懸不次之賞以作士氣寬脅從之誅以散賊

頤文

十

黨練精銳之卒以遏賊鋒請悉言其弊與所以救其弊者爲我皇上陳之夫州縣爲親民之官督撫有察吏之責乃近來州縣地丁則加耗加平漕糧則浮收勒折清廉者尙視爲應得之規貪黷者更不免誅求之切加以差徭之苛派胥吏之把持獄訟不決則拖累輕年錮貸 特恩則侵蝕過半上控批廻則以爲健訟京控 交審則半屬消弭鬻子賣妻無所籲訴顯連困苦誰則聞之一旦賊匪竄延籌餉練丁惟賴紳富彼富戶則取利操縱紳衿或助官爲虐久爲鄉里側目貧戶垂涎素無恩義相聯安得守望相助所以賊未至則衆已離心賊既至則轉求快意甚或乘機剽竊消息潛通雖曰莠民可誅實則官吏

吏驅迫孟子所謂民今而後得反之此之謂矣賊困長沙柏葉舖九圍之時遷延觀望迨賊過後地方慘遭屠戮鄉民立起十五圍賊隨解圍而去向使賊徒狡獪不事荼毒長沙之事尙未可知常德府距賊較近聞八月間辦理團練十餘日之久僅得八十餘人團練之難於斯可見又況郴州桂陽皆係土匪嚮導岳州失去官出城外火起城中固由奸細潛藏未必非民情渙散所致所謂民不恤官則團練不足恃也承平既久軍政廢弛遷調無常則民視官爲傳舍紀律不著則兵視操爲具文演炮演鎗不過聲響聯絡習陣習戰不過花法混場徒壯觀瞻無裨實用兵不識將意將不識士情供役使則鞭責頻加發糧餉則

頤文

十一

層層剋扣下怨其上已非一朝所以無事則將虐其兵有事則兵欺其將夫兵豈不知臨陣退縮軍法甚嚴但以進死於敵死在目前退死於法尙待查辦且一人先遁百人隨之小隊先遁大隊隨之軍法雖重豈可勝誅又況隊伍既動隊長卽因而敗北死於敵人敗則兵得藉詞死則兵且稱快何者將與兵素無拊循教訓之恩兵與將安得有護惜捍衛之意所謂兵不愛將則營伍不足恃也今籌辦防剿僅曰扼要夫險要之地豈可不扼但由粵至楚路徑崎嶇山川之險有過此者乎而賊由永州窺道州如入無人之境岳州皆背湖面江三面臨水一面倚山康熙年間逆藩吳三桂之勢百倍於今日之賊我兵扼其岳州

三桂坐困城郭之險有過此者乎今賊匪甫至城已失陷是知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民心宜固士氣宜作而後賊黨可得而散賊鋒可得而遏也昔禹湯以罪已勃興楚莊以仁言動衆矧今飢渴尤易爲功凡百姓之顛沛流離由守令之貪刻兵丁之離心解體由將弁之寡恩守令將弁之失人由督撫提鎮之不職督撫提鎮之不職由簡任之未精特沛綸音深自引咎切責大吏與之更新務令上恩下逮下情上通使兵民知平日之疾苦仰荷皇上之恫瘝遐陬僻壤邸報未能盡周宜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唐臣陸贄有云感人以言其本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贄又云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詞不得不盡故

頤文

十二

當時詔書宣布聞者感泣矧我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人心有不感奮者乎人心大振則民與官相依爲命兵與將敵愾同仇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矣軍興以來奏保奏升已千百員奮勇有功固不乏人瞻徇冒濫亦所不免庸碌之才微倖一階足以隳將士之氣而奇特之士循例保舉不足激忠義之忱承平時督撫提鎮類多依資格遷轉或未經歷其事迨事變日令其打仗出力著有成效各員又不早爲拔擢俾受調遣於庸懦之上司安能盡其才猷得其死力鄧紹良砲傷不避省城賴以保全僅邀加銜博勒恭武棄城遠逃岳州因而失事僅予革職一面正法一面奏聞之旨雖降而軍法猶未伸

也破格保舉破格錄用之 旨雖降而資格固仍限也今者

請 特頒賞格無論大小官員兵民人等有能擒斬逆首予

以五等之榮十萬之賞其餘大小賊目分別等差擒斬若干即

邀重賞或有才智超羣成效可觀 特予大任俾盡所長則

人才奮興而士氣百倍矣賊匪攻陷城邑焚掠村鎮迫脅良民

賊愈蔓延良民之無身家者愈衆賊又不甚愛惜每戰驅之前

行或抑之在後以拒官兵年來諸臣奏稱殺數十人數百人殺

千餘人非盡真賊也多半此無身家之良民也此輩動以萬計

可盡殺乎即可盡殺亦非 皇上如天之仁所忍出也聞賊

脅良民皆令蓄髮或於背面刺太平字樣此輩一經蓄髮刺字

自知罪無可逃遂爲賊致死與官兵抗衡今若寬其既往予以

自新蓄髮准其再刺刺字者更刺悔字或有著名賊目擒斬渠

首率隊來歸既已悔罪立功即照所頒賞格立予重賞一體錄

用使賊黨自相疑忌斯賊衆易散賊勢易衰至於調集兵丁尤

當精練賊匪在粵不及萬人兵勇雲集將及十萬賊竄湖南更

加征調徒耗軍餉未見有功而長沙守城得力者僅鎮守兵八

百名兵不在多其明驗矣今河南調兵約萬餘若於此中精選

二三千名或千餘名認真教練練其心志使勿二三練其膽氣

使勿疑畏練其耳目使勿惶惑一隊之卒愛其一隊之長一營

之兵信其一營之將然後講求器械規度戰守昔者教匪滋事

願文

十三

武員得力莫如楊遇春文員得力莫如劉清聞其出皆有親兵

數百所向無前今則將領到營派撥兵丁面貌尙不能識安能

性命相維乎亡羊補牢猶爲未晚失此不圖後將益憊江西安

徽水師亦令一體挑選教練兩者相資數月之後勁旅得力賊

鋒必挫矣凡此數端似儒生之常談實當今之急務似迂緩之

議論實救急之良方不思所以固人心作士氣而徒言進攻猶

驅市人而戰也不思所以散賊黨遏賊鋒而徒言防剿猶抱薪

而救火也 國家財用不足早完一日軍務即少籌一日餉需

欲求積財之法先求了事之人欲求了事之人先求能慮事之

人能慮事或未能了事未有不慮事而能了事者也誠得其人

而任之賊不足慮也愚竊之言干冒 宸嚴不勝激切屏營

之至又附片奏再賊匪自粵西不過跳梁小醜乃數月之內竄

過湖南擾及湖北未受官兵重懲有輕視天下之心今既據上

游形勝之地志在不小遙揣賊勢約有三路而三路皆宜防堵

請爲 皇上陳之其由武昌而趨襄陽爲一路襄陽正道北

犯河洛西折則直指潼關其間道自襄陽至鄖陽卽入陝西之

商州過蘭田直抵西安省城使賊以疑陣犯河洛而指潼關以

大股由商州而趨省城陝西全省之兵業多陸續調遣賊如猝

至則關中之事不可問矣若賊至關中據天下之脊塞其險阻

因其財富休養士馬乘時而動此秦人虎視之資也其下江南

願文

十四

爲一路長江東下順流揚帆兩岸雖云設防而沿江一帶不見
兵革已二百餘年金鼓未聞先驚風鶴假如賊船直下竟抵江
甯則南北之漕運不通淮揚之鹽綱亦廢在南省爲切膚之患
在北省爲扼吭之憂加以吳越之間自有明迄今賦稅重於他
省兌漕折色積困難蘇使賊人布張僞示輕減錢糧小民何知
未有不闕然相應然而欲由淮南之間再行北犯形格勢禁有
所不能矣其北犯爲一路賊匪起自萬山登高履險是其長技
一入河南平原曠野四戰用武之地賊初至必無騎兵我師但
以步卒守險以所調各省兵馬及索倫勁旅排整馬隊直衝橫
截電掣風行賊匪萬不敢當此衝突今者河南調有重兵庶幾

頤文

十五

賊不能犯然非入關中卽下江南應請於襄陽樊城一帶處處
嚴加堵禦一面 飭陝甘總督舒□□ 陝西巡撫張□□ 派員
防堵商州南山地方則其入關之路不足慮矣再 飭兩江總
督陸建瀛暫將河工要務交河督楊殿邦辦理星夜督率水師
進屯安徽之小孤山該督親帶弁兵駐紮宿松縣水陸兩路皆
可兼顧小孤山之上游爲江西九江府已奉 諭旨著署江
西巡撫張□帶兵防堵而九江府之對岸爲湖北之黃梅縣湖
北兵力此時兼顧不及此應 飭徐□□ 速派兵勇前往與九
江夾岸固守扼其東下之路是九江黃梅爲一重小孤山爲一
重其下江南之路不足慮矣既扼其西入關中復堵其東下江

南而況有湖南重兵以爲之禦賊必坐困武昌萬不能突出然
後聚而殲旃其撲滅可計日待也 上以此疏明切下部飭

督撫採擇施行其所陳地形賊勢後一一皆如其言惜當時奉
行諸臣未能稱職耳慶鏞與琦在臺以直言鳴如日下雙鳳然
終以忤朝貴沈滯都門鬱鬱不得志慶鏞先歸閩在籍辦團練
有勞績 賞戴花翎未幾病卒琦亦落寞數年回籍守廣西
城賊不敢犯 奏獎以道員用後入浙江王中丞有齡幕辛酉
杭州失陷中丞死之琦奉檄守清波門以殉義終

頤文

十六

下第回里二君餞余於陶然亭余留別詩云日下徵高會論交
第一流聚星訪陳實攀檻結朱游巖壑舒長嘯江湖感百憂此
行二千里端爲識荊州伯韓次韻云養拙慚中隱論交得勝流
樽前一搔首江海尙懷憂挾瑟惜高會宴花思舊游青衫數行
淚腸斷白江州戊辰余復至京頌南已去僅與伯韓相周
旋燕談之傾每憶頌南未嘗不望南天而慨歎也嗣伯韓又出
都過淮詣余家爲余序周易述傳信宿而去自此二君遂永訣
余爲此傳紀其磊磊大者罷斥言利之徒指陳用兵之弊皆名
臣之嘉謨今事之龜鑑也余爲天下惜才悼二君不盡其用逝
者既不可作乃僅藉言以傳悲夫

吳非木傳

吳君名玉楫號非木山陽縣學諸生耆學好古尤精天官家言乾隆丙寅太守衛公哲治修淮安府志時非木兄玉楫與纂修學者所稱山夫先生也山夫不習推步志有分野一門乃致書非木問其詳君時客海州答書數百言博稽羣籍專據明史以定淮安六縣之星野山阜鹽安四縣當星紀之次斗牛之分清河桃源二縣當降婁之次奎婁之分君又謂分野不足定疆域所在惟里差之說爲可據作淮安里差考立橫表三列上列京師以示天下之所準中列江南上元省會以示各郡之所準下列淮安郡城以識本郡與省城里差之數不同里差考凡二一

顧文

十七

由輿圖緯度所推以知日夜永短之數曰南北差說曰京師北極出地高三十九度五十五分江省出地高三十二度三十分淮安出地高三十三度三十分夏至京師日出寅正二刻五分日入戌初一刻十分晝五十九刻五分夜三十六刻十分淮安日出寅正三刻十分日入戌初初刻七分晝五十六刻十分夜三十九刻五分冬至京師日入辰初一刻十分日入申正二刻五分淮安日出辰初初刻五分日入申正三刻十分其冬至之晝各如其夏至之夜夜各如其夏至之晝一由輿圖經度所推以知節氣加減之數曰東西差說曰節氣時刻以京師爲準居京師東者每二百五十里加四分居京師西者每二百五十里

減四分不論南北如京師正午刻當日食初交之時在京東者

已見日過午正故刻分宜加在京西者尙見日未及午故刻分宜減節氣亦由太陽行天經度所定江南省會在京東五百六十二里又百八十步每節時刻較京師加九分淮安在省會東一百二十五里在京東六百八十七里又百八十步較京師加九分以乾隆十九年各節氣加數爲率又爲太陽出入里數通軌說曰各省太陽出入時刻不等以京師爲主地在京師之北者從春分起先京師而日出後京師而日入從秋分起後京師而日出先京師而日入其地愈北則晝夜永短之數愈多地在京師之南者亦從春秋分起而太陽出入先後於京師者與北

顧文

十八

地相反其地愈南則晝夜永短之數愈平又爲各省節氣加減通軌俱以京師爲主天象同時俱見在京東者早見日故其刻分加在京西者遲見日故其刻分減又爲各省月大小差表大旨謂時憲專就都城定朔而實則各省不同時憲合朔在夜子刻分中者京以東地方大月可爲小月合朔在子正刻分中者京以西地方小月可爲大月時憲畫一以定朔而精求數理者則不可不知各省月大小之差又立三率一由晷刻以求天度里差密率一由天度以求晷刻里差密率一由里差以求晷刻天度密率以地之二百五十里上應天之一度以整馭零無微不至晰自謂開卷視之不啻立身於渾儀之側仰觀而俯察也山

夫譚山陽志遺載里差說敘述多譌余得非木遺書據以正之君於推步其精今時人無知者近有信今錄蒐集山陽文獻不列君名更數十年後無有能舉君姓字者矣余故摺摭其說爲之傳俾後之修志者與山夫共傳焉

制科孝廉方正蘇徵君傳

徵君諱秉國字均甫先世本徽人以武功顯後遷淮隸大河衛籍遂爲清河縣人幼嗜讀書質實無詭受經於尊人振紀先生性至孝能得親歡凡父所授書文至老猶背誦不輟志不忘親也入縣庠補增廣生屢應省試不售遂發憤窮經闡明易學太夫人知其有志欣然曰爾能通經勝科名多矣勉爲之自是君

頭文

十九

篤志學易深明立象之指窮極理要歸於的實蒼萃漢魏諸儒下及宋元明箸錄之書凡百有餘家究心三十餘年博考精思自抒心得成周易通義二十二卷依古易本經傳別行討論所及又爲埒編實於後以明棄取之意稿凡數易猶未敢寫定也君少與汪文端公同學甫削草持以示文端公文端稱其上符至理下鑿羣心辭簡而義明語質而理洽又嘗稱通義之文淡不可及服膺至矣時文端視學浙江延君至試院關借文瀾閣易院君得盡讀秘書所學益進重加改乙然後自繕定本鏤板行世時河督黎襄勤公好易見君所箸大歎服乃折節下交常延至署或歛留信宿襄勤箸河上易注方注鼎震二卦君語之

頭文

二十

曰公注此慎無近煙火氣又曰公此注有偏霸手段言甚贖直而襄勤不以爲忤也每相見自論易外必痛陳民生疾苦音動左右襄勤輒傾耳聽之道光元年歲大荒道殣相望公入謁襄勤公力請賑恤時值除夕公惻然曰民困如此吾輩尙慶賀年節耶卽日官民勸輸分場賑粥費十餘萬全活無算則君之言有以啓之也四年冬洪湖十三堡潰決時汪文端公持節駐河上君極陳流民慘狀又作長書寄文端覲縷數千言其末云某以待死之人又安能諛頌巧捷以乞暮年之交好乎其激切如此復具書謁魏制軍毅然主海運計制軍接待甚恭君坐論侃侃後卒如君言又箸籌運議大略曰今日之籌運者務使黃淮會通運道復舊愚竊以爲不然夫運道之咽喉在黃淮今之黃淮分而治之則易爲力合而治之則難爲功分治之法兩言而定惟曰黃淮不使交會長運改爲過堤而已今將禦堤塞斷使湖自爲湖蓄水止取濟運不必過多則高堰之工石可保河自爲河兩岸堅守堤工束水攻沙合力東注河身海口久則深通而且河湖之堤不致屢閉屢開高堰石工亦可乘其水落之時得以增修完固矣如謂過堤爲難不若長運之省事然糧艘自通五盤堤而後入倉今止一次過堤丁船酌留堤北以灌塘堵填之資爲截運轉搬之費此久長之至計若株守舊章必欲合而治之湖淤漸高堰工非舊蓄清少則不足以敵黃蓄清多則

堰內水深西風一大必致潰決迨其既決而斃民命糜帑金河
湖交瀾轉漕不通其害胡底慮其害而豫防之不可不早變計
也七年冬君樸被入都冀於當軸諸公有所建白卒不果道出
固安主張星槎觀察署觀察甚敬禮之經歲返里自是絕意不
復出矣君性慈仁留心經世之學慨然有拯濟生民之志雖困
蹶不偶思遇賢豪長者藉之以行嘗曰事苟有濟於人在彼與
在我一也何必居功哉然其志終莫能逮每當與酣耳熱披露
胸臆輒誦少陵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之句或夜中不寐拊
几獨歎未嘗不嗚咽流涕晚歲潛心性理刻四書求是錄而君
之學益粹矣君性樸儉操行愷固弊衣麤食服用甚儉與人無

頤文

二十一

周旋俗態誠意懇到人輒感之好言經濟平易篤實期於有用
視世之高談治略者蔑如也君窮經者古於學無所不窺惟不
喜時文然獨好方百川文每舉一篇諷誦不去口尤好史記莊
子陶詩及韓杜集致力最深即釋道之書亦悉其奧而不爲所
惑其說經一出於至粹爲文澹古澹泊無意繩削而默與之合
嘗謂讀書須字字讀不可信口囫圇偶入他塾見學徒誦出師
表君問之曰侍中尚書長史參軍三人不名何也學徒不能對
君曰上文郭攸之費禕皆名此陳震張裔蔣琬三人獨不名者
尊之也當日內外諸務武侯部署至密只須後主親近此三人
則小人自遠武侯一意出師無復顧慮矣其他精識多類此君

家故貧衣食奔走兼又力學心血交耗年四十鬚髮盡白然甚
健步彊飯終日無惰容九年夏忽攫鬲塞疾自知壽命將終猶
時時勘定易注爲周易舉正寫定未就屬纏前數日口授其子
改定大衍數章注義自晚聯日向平之願今方畢子木之傳死
不休易簣時已昏眩移至正寢語嘖嘖不可辨審聽之皆說易
也無一語及家事踰時卒己丑歲十二月十四日也年六十有
八子二長廣志邑庠生次廣緒尙幼君之歿也家無餘財其同
志友汪君椿及文端子汪給諫報原厚賻之然後成禮孫君長
源又受遺屬經紀其家三君並篤學君子皆余之至交也君長
余卅有一歲引余爲忘年友初與余訂交通義已梓行余語曰

頤文

二十二

君師之執言卽詩執訊證之雅故皆合井之无禽卽易林云舊
井无魚魚通稱禽有國語川禽可證君欣然从之剜補板本改
用余說君愛我如弟昆其期望我者甚厚匪直問學之益長善
救失抑有助焉君歿前一月屬余爲之傳今追述行誼不以蕪
拙辭者則前日之諾不敢忘也君少夢昌黎古貌嚴肅初號夢
韓晚更號蒿坪痛念二親感匪我伊蒿之詩也 今上御極
之初舉 制科孝廉方正人皆謂稱其行云

清河汪先生傳

君諱椿字春園初名光大後更今名晚歲潛心三式號式齋又
號江湖日者先世自徽休邑遷淮遂爲清河人祖汲修學好古

藏書萬卷箸有事物原會十三經紀字學編座右銘類編解毒編方言釋字琴曲萃覽詞名集解凡六十餘卷父敦附監生

封修職郎國子監典簿君幼而敏慧性能彊記大父甚愛之盡出所藏書與讀君一覽輒記十行竝下早入邑庠甲寅試省闈孟藝如七十子服孔子題君文悉數七十二弟子援据精博敘次亦峭勁變化與題義相比附房考績溪縣知縣梁公力薦闈中得卷傳觀主司尤賞其經策詳核首二藝已入彀以三藝不合時文法置之改應順天鄉試援例入貢需次典簿秩候選中書科中書例授朝議大夫鹽運司運同君雄於文累薦不售甲子科北闈房考編修李公呈薦已定南元第二既以對策用

顧文

二十三

事僻填榜時遂易他卷自是君決計歸里學道著書無意仕進矣君於學無所不窺尤明積算推步之術謂王制里畝二數鄭注最爲精密康成通九章算術故注文特爲分明北周甄鸞五經算術不知康成之確乃自爲步算其術甚疎孔疏疑經文錯亂亦不知鄭注之確推算益舛陳澧糾孔疏之失而自算之數步下忽有奇零則又譌矣里數未詳但云做此推之殆全未通曉者君細釋鄭注等王制里畝二數考其書具有功於經學甚鉅君往在京師受經於同郡汪文端公問太歲超辰之法文端答曰超辰之說發自太倉錢氏從古未聞理亦未足以三統細推亦不合然謂太歲無超辰則可謂歲星無超辰則不可三

統百四十四年一超大衍八十四年一超二衍不同以西法考之其實一也君晚箸推太歲法推歲星法推太陰法闡明服虔龍度天門之說謂戰國漢初皆用跳辰宋洪容齋隨筆亦知之元熊朋來經說則未能曉然也古法太歲與歲星俱有超辰不盡依六十甲子之次錢氏之說信而有徵爲說數萬言郵寄文端公文端歎服答書有嗜古強記如足下者造物生之必非無意名山之業舍君其誰追古人而從之自有不朽者在耳君自經史大典外雅嗜金石之學嘗慨吳山夫徵君金石存李雨村刻於粵東嫁名他氏且多躑駁會購得原本緘寄文端公請梓行文端屬李芝齡侍郎時侍郎督學浙江校刻精審遂爲完書

顧文

二十四

後又得金石存原目小有異同又譖後序一篇君復補刻之癸未春山陽岸重建明倫堂壞牆得古甌上有建康都統司五字書法適美未識爲何代物君見之曰是南宋初年物宋史職官志載建炎初置御營都統司以王淵爲之紹興十二年於興元江陵建康皆除都統制又建炎三年改秣陵爲建康府置主管司留守見地理志及景定建康志潛研堂金石跋尾亦有建康府甌淮郡城造於南宋故有是甌學師聞而歎曰博物君子也中歲以後究心太一任通之學研精覃思鍵戶二十餘年自題其居曰三式書楹箸周秦三式疏證數十卷自謂世無知者會河督黎襄勤公篤好此學折節下交屢從過訪君嘗製星盤襄